



# 伤 痕

(短篇小说和剧本)

刘心武等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七八年·香港

# 伤痕

(短篇小说和剧本)

一篇短篇小说的发表竟然成为大新闻，中外轰动！于是上海复旦大学一年级生卢新华的新作《伤痕》不胫而走，香港报刊纷纷转载，同时引起读者对国内文坛新动向的注意。

本书辑入同类短篇小说十五篇，同时辑入万人瞩目的剧本《于无声处》，选择标准是较为海外读者所关心的题材，至于艺术性如何则不予苛求。每篇作品还写了一个“故事情节”附于书后，以方便没有时间卒读全书的读者。



封面：选自《姻缘》插图  
(原载《作品》1978年8月号)

5768  
2203

### 伤 痕

(短篇小说和剧本)

刘心武等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号  
JOINT PUBLISHING CO. (Hong Kong Branch)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大千印刷公司印刷

香港九皇后大道中五十五号

1978年12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香港中六

“Purch.”

……

## 前 言

……

一年多来，我国短篇小说和戏剧创作出现了种种新的趋向。以《班主任》为代表的，一批以揭露“四人帮”给人民身心造成的严重创伤为内容的作品，引起了读者广泛强烈的兴趣。中国现代优秀的作家、文学评论家，都注视着这股小说创作新浪潮。全国性的文艺杂志召开了座谈会，地方性文艺刊物也开展了讨论。全国各地群众也纷纷议论，特别是上海复旦大学一年级学生卢新华所写《伤痕》的发表，一度引起激烈的争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话题。香港不少报刊也注意到中国文坛上这一新动向，各抒己见，发表种种评论，有些报刊甚至全文转载了个别作品。

这一批文学作品有什么特色呢？

在文艺创作理论上，这批作品大胆砸碎“四人帮”设置的道道枷锁，再不是什么“从路线出发”、“三突出”那一套。它们提出，并回答了千百万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初步改变了小说创作题材单调的局面，使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密切了。

在内容方面，这些作品从实际生活出发，通过战友关系、师生关系、家庭关系、爱情关系，从人的生活遭遇和性

格变化，有血有肉地写出了“四人帮”给予人民的精神创伤，写出了冤案、错案给人民造成的祸害，写出了发生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悲剧。

由于这些作品的生活气息异常浓烈，无情地鞭挞“四人帮”一伙社会渣滓，把社会上一些典型现象活生生地描绘出来，因而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为“伤痕”流泪的不只是青年人；《于无声处》使人听到了“四人帮”即将覆灭的惊雷；王公伯的殉职与卢一民的献身一样令人起敬，发人深思的是谁伤害了这两代人。

港澳和海外渴望阅读一些这类文艺作品的读者不少，但是公诸报刊的作品只是寥寥数篇，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我们想方设法搜集到一批作品，选出其中最为读者关心者编成这样一个本子。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这十多篇作品的思想性是极其鲜明的，然而文学技巧是参差的，个别作者的写作水平还见稚嫩。但我们并不嫌弃它们。我们热情扶植这一簇文坛奇葩，并渴望有更多更美的新花破土而出，争妍斗丽。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编辑部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 目 录

### 前 言

#### 短篇小说

· 班主任·····	刘心武	1
· 高洁的青松·····	王宗汉	30
· 命运·····	曹鸿骞	57
· 献身·····	陆文夫	72
· 灵魂的搏斗·····	吴 强	97
· 最宝贵的·····	王 蒙	120
· “不称心”的姐夫·····	关庚寅	126
· 姻缘·····	孔捷生	146
· 啊，书·····	杨文志	166
· 伤痕·····	卢新华	179
· 神圣的使命·····	王亚平	194
· 醒来吧，弟弟·····	刘心武	230
· 爱情的位置·····	刘心武	252
· 抱玉岩·····	祝兴义	280
· 解瑛瑶·····	葛广勇	304

剧 本

于无声处（四幕话剧）..... 宗福先 321

附 录

故事情节..... 385

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目录  
1. 于无声处 (宗福先)  
2. 于无声处 (宗福先)  
3. 于无声处 (宗福先)  
4. 于无声处 (宗福先)  
5. 于无声处 (宗福先)  
6. 于无声处 (宗福先)  
7. 于无声处 (宗福先)  
8. 于无声处 (宗福先)  
9. 于无声处 (宗福先)  
10. 于无声处 (宗福先)

## 伤 痕

卢新华

除夕的夜里，车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这已经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

晓华将目光从窗前收回，低头看了看表，時計正指着零点一分。她理了理额前的散发，将长长的黑辫顺到耳后，然后揉了揉有些发红的微布着血丝的双眼，转身从挂在窗口的旧挎包里，掏出了一个小方镜。她掉过头来，让面庞罩在车厢里淡白的灯光下，映在方方的小镜里。

这是一张方正、白嫩、丰腴的面庞：端正的鼻梁，小巧的嘴唇，各自嵌在自己适中的部位上；下巴壳微微向前突起；淡黑的眉毛下，是一对深潭般的幽静的眸子，那间或的一滚，便泛起道道微波的闪光。

她从来没有这样细致地审视过自己青春美丽的容貌。可是，看着看着，她却发现镜子里自己黑黑的眼珠上滚过了点点泪光，她神经质地一下子将小镜抱贴在自己胸口，慌张地环顾身旁，见人们都在这雾气腾腾的车厢里酣睡着，并没有人注意到自己刚才的举动，这才轻轻地舒出一口气，将小镜

重新放回挎包中。

她有些倦意了，但仍旧睡不着。她伏在窗口的茶几上还不到三分钟，便又抬起头来。

在她的对面，是一对回沪探亲的未婚青年男女。一路上，他俩极兴奋地谈着学习和工作，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可现在也疲倦地互相依靠着睡了。车厢的另一侧，一个三十多岁的城市妇女伏几打着盹，在她的身旁甜卧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儿。忽然，小女孩蹬了几下腿，在梦中喊着：“妈妈！”她的妈妈便一下子惊醒过来，低下头来亲着小女孩的脸问：“囡囡，怎么啦？”小女孩没有吱声，舞了舞小手，翻翻身复又睡了。

一切重新归为安静。依旧只有列车在“铿嚓铿嚓”地有节奏地响着、摇晃着。——那响声仿佛是母亲嘴里哼着的催眠曲，而列车则是母亲手下的摇篮，全车的旅客便在这摇篮的晃动中，安然、舒适地踱入恍惚迷离的梦乡。

她仍旧没有睡意。看着身旁的那对青年，瞧着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一股孤独、凄凉的感觉又向她压迫过来。特别是小女孩梦中“妈妈”的叫声，仿佛是一把尖利的小刀，又刺痛了她的心。“妈妈”这两个字，对于她已是何等地陌生；而“妈妈”这两个字，却又唤起她对生活多么热切的期望！她想象着妈妈已经花白的头发和满是皱纹的脸，她多么想立刻扑到她的怀里，请求她的宽恕，可是，……她痛苦地摇摇头，晶莹的泪珠又在她略向里凹的眼窝里滚动，然而她终于没有让它流出来，只是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两隻胳膊肘支在茶几上，双手捧起腮，托着微微向前突起下巴，又重新将

视线移向窗外。

……  
九年了。——她痛苦地回忆着。

那时，她是强抑着对自己“叛徒妈妈”的愤恨，怀着极度矛盾的心理，没有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的。她怎么也想象不到，革命多年的妈妈，竟会是一个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戴愉式的人物。而戴愉，她看过《青春之歌》，——那是一副多么丑恶的嘴脸啊！

她希望这也许是假的，听爸爸生前说，妈妈曾经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在炮火下抢救过伤员，怎么可能在敌人的监狱里叛变自首呢？

自从妈妈定为叛徒以后，她开始失去了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家也搬进了一间暗黑的小屋；同时，因为妈妈，她的红卫兵也被撤了，而且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歧视和冷遇。所以，她心里更恨她，恨她历史上的软弱和可耻。虽然，她也想到妈妈对她的深情。从她记事的时候起，妈妈和爸爸象爱掌上的明珠一样溺爱着她这个独生女。可是现在，这却象是一条难看的癞疮疤依附在她洁白的脸上，使她蒙受了莫大的耻辱。她必须按照心内心外的声音，批判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彻底和她划清阶级界线。她需要立即离开她，越远越快越好。

在离开上海的火车上，那时她还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瓜子形的脸，扎着两根短短的小辫。在所有上山下乡的同学中，她那带着浓烈的童年的稚气的脸蛋，与她那瘦小的杨柳般的身腰装配在一起，显得格外地年幼和脆弱。

她独自坐在车厢的一角，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没有一个同学跟她攀谈，她也没有跟一个同学讲话。直到列车钻进山洞时，她才扭头朝上望了一下行李架上自己的两件行李：帆布旅行袋，一捆铺盖卷，——这是她瞒着妈妈一点点收拾的。直到她和同学们上了火车，妈妈还蒙在鼓里呢。她想象着，妈妈现在大概已经回到了家里，也一定发现了那留在桌上的纸条：

我和你，也和这个家庭彻底决裂了，你不用再找我。

晓华 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

她想象着，妈妈也许会哭，或许很伤心。她不由又想起了从小妈妈对自己的爱抚。可是，谁叫她当叛徒的！她忽然又感到，不应该可怜她，即使是自己的母亲。

车上渐渐地安静了。这时，她才注意到周围的同学：有的靠着座椅睡了，有的在看书。她对面的座位上，一个年龄和她相仿的男同学，正拿诧异的目光愣愣地望着她。她有些羞涩地低下头。然而，那男同学却热情地问她：“依儿屈？”“六九屈。”她抬起头。“六九屈？”那男同学显然有些奇怪：“那——您？”“我提前毕业了。”她说完这话，明亮的眸子忽闪了一下，仿佛是感谢他对自己关切的询问。而且，把这空儿，她也勇敢地审视了一下这个男同学的容貌：中等的个儿，白果形的白晰的脸蛋，清秀的眉毛下，一双天真活泼的眼睛。她问他：“您叫什么？”“苏小林，您呢？”“王晓华。”她

回答了他的反问，脸上不由又掠过一股羞涩的红晕。

听了他们的谈话，几个看书的同学便也插进来问：“王晓华，你怎么提前毕业了？”她愣了片刻，想随便支吾过去，“可她从不会撒谎，止不住红着脸将实情告诉了他们。她说完，低下头，一种将遭冷遇的预感便涌上心来。然而，同学们却热情地安慰了她。苏小林更激动地说：“王晓华，你做得对。不要紧，到了农村，我们大家都会帮助你的。”她感激地朝他们点点头。

于是，在温暖的集体生活的怀抱里，她渐渐忘记了使她厌恶的家庭，和一起来的上海同学们在辽宁省临近渤海湾的一个农村里扎下了根。

她进步很快，第二年就填写了入团志愿书。可万万没想到，因为妈妈的叛徒问题，公社团委没有批。

她了解到这点后，含着泪水找到团支部书记说：“我没有妈妈，我已和我的家庭断绝了一切关系，这你是知道的……”苏小林和其他几个同学也在一旁证实道：“去年，她妈妈知道她到这儿来后，衣服、吃食寄了一大包，可她还是原封不动地给退了回去。而且，她妈妈哪一次来信她连看都不看，都是随时收到随时打回的。”“但是，”团支部书记显出为难的样子，摊开双手：“公社团委接到了上海的外调信，而且，省里一直强调……”他脸上现出一副苦笑。

她茫然了。

大抵到了第四年的春天，她才勉强地入了团。但她的一颗火热的心至此已经有些灰冷了。

春节又到了。这是她最感痛苦的日子。一起的青年都回



家探亲了，宿舍里只剩下她孤独的一人。外面，迎春的二铁角在响，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香，听得见孩子们在欢乐地跳呵，喊，唱，锣鼓也在“冬冬锵锵”地响。

虽然节日里，她可以从一些热情的大伯大娘家里获得一点节日的欢乐，但一回到空空无人的宿舍，她便感到有无限的痛苦压迫着她。

她能获得一点安慰的是，这里的贫下中农是那样真诚地关心她，爱护她，鼓励她，为了她的入团问题，曾多次联名写信。要求公社团委批准，而且，还有小苏经常来看她。他们在几年的生活和劳动中，建立了越来越深厚的革命情谊。小苏喜欢她那种纯洁、朴质的心地和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精神，她也把他看作自己最可以信赖的亲人，常常向他倾吐一些内心的苦闷。特别是中秋节那天晚上，她和小苏从海边谈心回来以后，更这样想了。

他们沿着海边走了很久以后，并排在沙滩上坐了下来。在他们面前，月光下，海风正轻盈地推涌着海浪“嚓一嚓”地扑打着沙岸，送来阵阵海腥味。他们沉默了片刻，小苏突然问：“晓华，你想不想家？”她愣了一下，抬起头：“不！——你怎么问起这些？”小苏低了头。缓缓地说：“晓华，我看你还是写封信回去问问，林彪迫害了许多老干部，说不定你妈妈也在其中呢。”“不，不会的。”她两手搓弄着衣角，痛苦地摇摇头：“以前，我也曾经这样想过，可是不会的。我听说过，妈妈的问题是张春桥定的案。不，不会的。”她依旧摇着头。小苏不由叹了口气，愤愤地自言自语道：“毛主席说过，要有成份论，而又不要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可我们这儿倒

好，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有些凉意了。小苏不由看了看晓华身上单薄的衣裳，问：“你冷吗？”“不，你呢？”她抬起头来，深情地望着他，“我还好。”他不由低了头，又静静地望着月光下波光粼粼的大海，深沉地说：“晓华，你说革命者会是一个丝毫没有感情的人吗？”她没有回答他的问话，想起自己的一切，止不住心上又是一阵伤痛。小苏扭过头，看到泪珠又涌在她的眼眶里，便安慰她说：“晓华，不要难过。”可是，他自己忍不住也擦了擦眼角渗出的泪珠。终于，他让自己心内久已积压着的话儿吞吞吐吐地吐了出来：“晓华，你也没有亲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就让咱们作朋友吧……”“真的？你不——？”她的心砰砰跳个不停，吃惊地瞪大了含着喜悦的双眼怀疑地问。“真的。”小苏肯定地点点头，向她伸出了友谊的温暖的手说：“晓华，相信我吧！”她激动地望着他，不由冲动地扑倒在他的怀里……

她的脸上重新有了笑容，宿舍里、田间又有了她的清脆的歌声，而且面庞上也有了微红的血色，更显出青春的俏丽。

第二年秋天，因为身体不好和工作的需要，她调到了村里的民办小学任教，而小苏也调到公社工作了。

一个下午，她在公社参加教育工作会议后，来到小苏的宿舍。门虚掩着，屋里却空无一人。她从小苏的铺上收起他换下的衣服，准备给他洗一洗，扭头却看到床头柜上的日记本。她随手拿过来翻着，却看到昨天的日记上这样写道：“……今天，我感到很头疼。上午，李书记对我说：县委准

备调我到宣传部去工作，正在搞我的政审。他说，我跟晓华的关系，县委强调了，说这是个世界观的问题，也是个阶级路线问题，要是还要继续下去的话，调宣传部的事还要再考虑考虑。我真不明白……”

看到这里，她竟象木头一样地呆住了。

她猛然合上本子，旋即离开了那间屋子，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学校。

当她躺到自己宿舍的铺上时，她再也止不住伤心地哭了。

第二天，起床梳妆时，她觉得太阳穴在隐隐作痛，眼眶也鼓了起来。

吃过早饭，她请了假，到公社找到公社书记，异常平静地对他说：“李书记，我和小苏的关系从今往后完全断绝了，请不要因为我影响了小苏的前途。”

这以后，她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比先前更沉默寡言了，表情也近乎麻木起来。虽然，小苏为了她而没有同意调县里工作，仍旧那样真情地爱着她，但她对他却有意避而不见了。

她现在似乎已经真正理解了她所处的地位和她的身份。虽然她和家庭断绝了联系，但她是始终无法挣脱那个“叛徒妈妈”的家庭给她套上的绳索的。而且，她也清楚了，如果她爱上一个人，那么，这根绳索也会带给那个人的。为了这点，也正是出于对小苏真诚的爱，她觉得自己不应该连累他。虽然她有一种“小叶增生”的胸痛的病，医生多次讲婚后有可能好，但她现在宁愿牺牲这一切。她已经决定：要永远

关上自己爱情的心窗，不再对任何人打开。

从此，她只是把自己残存的女性的感情奉献给学校的孩子们。她平时省吃俭用，却拿出自己津贴费很大的一部分为孩子们买学习用具。晚上，还经常到孩子们家中帮助温课。她和孩子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感情，使她暂时忘记了以往的一切。

又是两年过去了。她的瓜子形的脸盘，随着青春的发育已经变得方正。身体的各个部位也丰满起来。她已是一个标准的青年姑娘了。特别粉碎“四人帮”以后，她感到自己精神上逐渐轻松了些，于是嘴角有了笑纹。参加群众自发组织的大游行回来后，她感到自己的心情从来也没有这样激动和兴奋过。然而，当她陷入沉思的时候，脸上仍然挂着一股难言的忧郁。

一天，她正在批改作业本，忽然一个教师递给她一封从江苏寄来的信。谁写的？她纳罕地拆开一看，竟是妈妈写的，她改写了地址。这在以前，她也许会一下把信撕掉，但现在她却止不住读了下去——

晓华儿：

你和妈妈已经断绝了八年联系了，妈妈不怪你。在这封信中，妈妈只想告诉你，在华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的冤案已经昭雪了。我的“叛徒”的罪名是“四人帮”及其余党为了达到他们篡权的目的，利用叛徒强加给我的，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感谢华主席，我又回到了我原来的学校担任领导工作。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我的身体已经被他们摧残得实在不行了。我现在不仅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而且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但我还是决心用我最大的努力为党多做工作。

孩子，我们已经八年多没见面了，我很想去看看你，但我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了，因此，我盼望你能回来一趟，让我看你一眼。孩子，早日回来吧。

祝你近好。

妈妈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她读着手中的信，不由呆了。“这是真的？真的吗？”她的心一下子激烈地颤动起来。

晚上，快十点了，她手中还捏着妈妈的来信，她躺在床上看着，想着，恍恍惚惚，她已经回到家中，推开门，见妈妈正趴在写字台上写着什么，见她回来，惊奇地喊了声“晓华”便朝她扑过来。她也百感交集地扎在妈妈的怀里。好久，她挣出头，擦着眼泪问：“妈，你在写什么？”“没，没写什么。”妈妈脸上忽然一阵惊慌，忙去掩桌上的纸头。于是，她疑惑地一步抢过去，夺在手上看时，上面却分明写着几个大字：“关于我的叛徒问题的补充交代。”她两眼盯住她，忿忿地骂了声：“可耻！”转身便往外走。“哪里去？”“你管不着！”可是，妈妈已经抢先一步披头散发地拦在门口了。“啊！”她惊叫一声，从梦中猛醒，蓦地坐起在铺上，止不住双手按着“蹦蹦”乱跳的心。“回不回去呢？”她有些犹豫不决了。

直到除夕前两天，她又收到妈妈单位的一封公函，她才匆忙收拾了一下，买上当天的车票，离开了学校。

现在，她坐在这趟开往上海的列车上，心情又怎能平静

呢？她激动，她喜悦，但她也苦痛和难过……

清晨六点多钟，列车冲过春节的晨曦，长嘶一声昂然驶进了上海站。

下车后，晓华帮那个妇女抱着小女孩出站并送上了公共汽车，这才背着黄挎包，拎着旅行袋，赶乘十八路电车回家。

在车上，她望着小时候常走常见的马路和楼房，心跳得异常地快，重踏故土时那种难以形容的特殊的喜悦布满了她的全身。今天是春节，妈妈在家里干什么呢？妈妈是不爱睡懒觉的，她一定已经起了床。当她突然地出现在门口时，也许妈妈正背着门吃早饭呢。于是，她便轻轻地喊一声：“妈！”妈妈一定会吃惊地转过头来，“呀！晓华！”而惊喜的眼泪一定涌在妈妈脸上。

她这样兴奋地想着，下车拐进了九五四弄，她数着门牌号码，十六号，十八号，二十号。她停住了，顿了一下，走近那记忆犹新的暗褐色的家门，按捺着极度紧张、激动的心情，伸出食指和中指，在门上“的的”轻敲了两下，没有回音。“妈妈还没起床？”她于是又让手指在门上加重了一点力量。仍旧没有回音。她有些急了，用拳头“嘭嘭”地叩了起来。可屋里还是死一般沉寂。

“你找谁啊？阿姨！”忽然一个小女孩站在她的身后，手里捧着蛋糕，边吃边瞪着大眼问她。“哦，小妹妹，这屋里的人呢？”“搬走了。大前天才搬的。”小女孩咂着薄薄的嘴唇说。“搬到哪儿去了？”晓华紧接着问。“嗯……”小女孩眼睛朝上翻了翻，忽然扭身跑进了屋里。片刻，一个约莫三十多岁的妇

女走了出来。

“噢，你找王校长。她搬到八一六弄一号去了。”那妇女说完，疑惑地问：“你是她什么人？”晓华顿了一下，含笑对那妇女说：“我找她有点事，谢谢了。”便匆匆走了。

她找到八一六弄一号，这是一座新盖的工房。一号房间门口，花盆里栽着一株蜡梅花。一看这花，她便知道这是她的家了，因为妈妈是最爱蜡梅花的。

黄漆的门也照旧关着。她想起妈妈的身体不好，也许还在休息，便又走近屋门，曲起手指去叩门。还没敲，却听得二号门前一个正在刷牙的中年人扭过头来，闪烁着热情的两眼说：“找新搬来的王校长吗？屋里没人。昨天她发病住到医院去了。”她吃了一惊，忙问：“什么科？什么房间？”“还不清楚。”中年人微微摇摇头。她忙说：“同志，这隻旅行袋先放您屋里一下。”便急火火地往医院赶去。

因为是春节，医院走廊里空荡荡的。她跑到值班室，一看没人。扭头见前面走廊拐弯处走来几个穿白衣服的医生，边走边说着什么。她便迎上去问：“医生，王校长在哪个病房？”一个戴眼镜的瘦瘦的医生盯着她看了一下，象想起什么似的，忽然亮着手中的纸条说：“哦，正好，你是王校长学校来的，是吧？那好，麻烦你拍个电报告诉王校长的女儿，这是地址，告诉她，她母亲今天早上刚刚去世了，让她……”

“什么？什么？”晓华脱口惊叫了一声，瞪直了眼睛。突然，她拔腿就往前跑，跑了几步却又猛然站住，回过头来用发直的眼神，有些口吃地问：“什——什么房间？几——号？”仍旧是那个男医生，诧异地朝她挥挥手：“内科二号，往前

走，向左拐！”

她发疯似地奔到二号房间，砰地一下推开门，一屋的人都猛然回过头来。她也不管这是什么人，便用力拨开人群，挤到病床前，抖着双手揭起了盖在妈妈头上的白巾。

——啊！这就是妈妈——已经分别了九年的妈妈！

——啊！这就是妈妈——现在永远分别了的妈妈！

她的瘦削、青紫的脸裹在花白的头发里，额上深深的皱纹中隐映着一条条伤疤，而眼睛却还一动不动地安然半睁着，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妈妈！妈妈！妈妈……”她用一阵撕裂肺腑的叫喊，呼唤着那久已没有呼唤的称呼：“妈妈！你看看吧，看看吧，我回来了——妈妈……”

她猛烈地摇撼着妈妈的臂膀。可是，再也没有任何回答。

许久，当她哭乾了眼泪后，她才痴呆似地站起来，望着这一屋的人们。——他们也都陪着她在流泪。忽然，她在这人群中竟发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中等的个儿，白果形的、沉着稳重但还带着孩子气的秀气脸和那双显然也哭红了的眼睛。“苏小林！”她差点脱声喊出来。马上，她就听见他那熟悉的嗓音在说：“晓华，不要难过……”

第二天晚上，妈妈的遗体送龙华火葬场火化了。回家的路上，晓华带着哭得水蜜桃般的眼睛，和小苏一起来到了小时候带走的外滩。

夜已经深了。黄浦江上阵阵吹来冷丝丝的风。她第一次倚持在他的身上走着，让他那青春的深深的呼吸温暖着自己

冰凉的沉重得快要窒息的心。她感激他，当他探亲期间，听到妈妈已经平反，还特意去看她；而且，除夕的夜里，他又冒着严寒赶到医院去护理妈妈。想到妈妈逝世前能看到小苏，而且小苏也代她看到了妈妈，她的心里得到了那么一丝安慰。

他们在路灯下默默无言地走着。忽然，小苏从身边掏出一本日记本，他翻到写着字的最后一页，递给晓华说：“晓华，这是妈妈前晚写下的。”她急忙接过来，借着淡白的路灯的光看妈妈的熟悉字迹：

……盼到今天，晓华还没有回来。看到小林，我更想她了。虽然孩子的身上没有象我挨过那么多“四人帮”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得多。因此，我更盼望孩子能早点回来。我知道，我已经撑不了几天了，但我还想努力再多撑几天，一定等到孩子回来……

她的眼睛模糊了。她猛然挣开小苏的胳膊，蹬蹬跑到江边。她伏在江岸边的水泥围墙上，痴痴地望着江面上繁星般的灯火，望着灯光下微隐微现的江面……

好久好久，她抬起头来。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华主席的恩情，紧跟以华主席

为首的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原载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上海《文汇报》）

## 故事情节

### 班主任

初三(三)班张老师收留了一个公安局不收,原校不要的小流氓宋宝琦。但同事尹老师极力反对,两个老师的歧见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班中的另一类学生谢惠敏品行端庄,但她满脑子极左思潮,无知的她视《牛虻》为黄色小说,同学穿花裙子她会直斥那是资产阶级作风。班中尚有一个叫石红的学生,她勤于读书,爱独立思考,面对这三类的学生,班主任该要怎样去引导他们呢?

### 高洁的青松

这是一个围绕着夫妻俩在“运动”中产生的歧见而至决裂的悲剧。杨建夫是市工交办主任,妻子陈静在话剧团任编剧。矛盾直接关联妻子一边。陈静为了自身利益,不惜出卖丈夫,出卖战友,迎合“上级”旨意,收集革命老干部的材料,编写反“走资派”的剧本,借以邀功,她的升官与丈夫的降职宣示着一场正义与丑恶的搏斗。

### 命运

志强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七〇年大学恢复招生,他尽管多次为单位推荐并通过文化考核合格,但却被屏弃在大学门外。其

母还为此赔了老命。粉碎“四人帮”，大学招生制度改革了，志强最终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

## 献身

《献身》是写夫妻关系低离的故事。土壤学家卢一民，在“四人帮”反对周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时，以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姿态出现。尽管阻力重重，宁愿挨整坚持科研工作，但妻子唐琳不谅解，甚至受人挑唆一度离他而去……

## 灵魂的搏斗

这篇小说写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干部丁一飞，在“四人帮”的淫威迫害下坚定不屈，表现了老一代革命家的崇高气节。而他的老战友何必礼为了升官不惜出卖战友，是个令人雪齿的“鬼”。她的女儿何橙子认清为父的面目后与他决裂了。

## 最宝贵的

市委书记严一行的秘书向其透露了十年前的一件秘闻，原来老战友陈书记的死与亲儿蛋蛋有关联，适值那是儿子被批入党的时刻。虽则是亲儿入厂三年自己努力争取得到的光荣称号。但是，作为一个党员，最宝贵的是什么？年青的儿子又懂得多少？这是父亲所要思索的问题。

## “不称心”的姐夫

本篇写一位正在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不赞成女儿与一个母亲戴着“走资派”帽子的青年恋爱，结果女儿一怒离家出走，自己作主与相爱的人成婚，至此父亲一直未与女婿会晤，五年后的一个大年三十日，亲家母带着外孙儿到访，那竟是多年的老战友！

## 姻缘

梁少珍 梁少珍

《姻缘》是写归侨子弟伍国梁与共青团积极分子梁少珍恋爱的故事。其间诸多波折，问题焦点是梁女听信“造反派”头头的话：“和归侨子弟恋爱结婚是统战政策所不允许的”，便一度忍痛分手，结果却是喜剧收场。

## 啊，书

张召辉 张召辉

这篇写出一位青年张召辉在病中痛忆八年前与同学火烧图书馆想毁灭一切“封资修”的往事，衬托出他今日宁可不吃、不睡觉也要去书店排队争购新发行的中外名著。文章指斥“四人帮”将一些青年搞成“文盲与流氓”，到今日人们渴求好书之情，跃然纸上。

## 伤痕

小说主人公王晓华以有一个“叛徒”妈妈为耻辱，愤然与母决裂离家九年，但她的勤奋学习积极向上并未能改变自己的际遇，以至在入团、恋爱上受到阻力。她的母亲最终得到昭雪，但当晓华再奔回母亲身边时，老人已抱病与世长辞了。

## 神圣的使命

这是在“四人帮”横行下制造的一桩冤案。受害者白舜是个善良正直的知识分子。竟被控为流氓强奸犯而投入狱中九年。他的妻子和生未会面的儿子白雪被逼得生无宁日，居无定处。老公安人员王公伯不顾自身安危，为伸张正义对案件进行了严细的调查，经过惊心动魄的斗争，真相大白，白舜得救了，但可敬的王公伯却以身殉职了。

## 醒来吧！弟弟

这篇反映了受伤的一代的心态。弟弟是个品格正直，感情纯洁的小青年。眼看“四人帮”散布的各种谬论，弄得思想混乱，对祖国前途和理想失去信心。“四人帮”打倒了，弟弟对很多社会现象还很不理解，他在徘徊，作哥哥的多么希望弟弟尽快扎醒啊！

## 爱情的位置

本篇写了一对青年在公共汽车上邂逅相识而恋爱的故事。女主角孟小羽是某工厂的团小组长，男主角是个“烙火烧”的好手陆玉春，他俩相恋经过迷蒙曲折的过程，特别是冯姨的引导，懂得了什么是爱情和爱情应在人生中占据的位置。

## 抱玉岩

一个勤奋、好学的才子，屡次投考大学都没有考上，原因是他父亲是个“冤案”的受害人。这个青年的遭遇，周围的人都为他的惋惜。大学招生制度彻底改革后，他终于如愿以偿。但怎料到老师竟是他从前任教中学的学生、爱人。为什么短短几年间，师生关系会来了倒置呢？！

## 解瑛瑶

小说的主人公小陈与一个文静、喜好文学的姑娘——解瑛瑶是青梅竹马的朋友，但他们之间突然插入了第三者。纯良无知的女友被那具有满腹文采的伪君子骗去了贞操。结果未婚的“妈妈”含恨投崖，以死提出控诉。从此小陈只有空追忆。

## 于无声处

话剧《于无声处》把我们带回到一九七六年春夏使几代中国

人铭心刻骨的时刻。天安门广场亿万人民挥泪悼总理，甘洒热血讨奸雄。

梅林——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为什么出生入死几十年打下这万里江山，竟连自己的立锥之地都没有；欧阳平这个年轻一代革命者的典型，为什么一天之内竟成了反革命分子；是谁把一个心地善良的家庭妇女逼成精神疯狂。看了《于无声处》你会和剧中主人一起呐喊“人民是不会沉默的！”。